谿谷集 十六

漫筆

鏽手鏥音秀鐵上衣也凡打造鐵兒度久則生衣而澁

谿谷漫筆卷之一

世人多言日本有全經未經秦火者盖徐[illegible]海時所帶去也其說甚無據而考其原盖出於歐陽公也歐公日本刀歌曰傳聞其國居大海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澁短刀何足云按史記徐市發童男女入海求仙在始皇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始有焚書之令及

三十七年始皇巡游海上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常為大鮫魚所苦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是歲始皇崩秦因以亂徐市之初入海雖在未焚書之前自三十七年入海之後不復見於史盖市之一去不返必在於是歲矣然則所謂徐福行時書未焚者無乃考之未詳耶况徐市特一方士也入海不返盖知秦之將亂自為避世計耳豈能眷眷於六經者耶設令日本果有之彼將誇衒之不暇何至

諱讖乃爾此殆好事者備其說而博雅如歐公
亦不能無疑何也
易書詩春秋皆有古經而易之彖象文言書序詩
序春秋之三傳各自為一編不與經文參混漢
費直治易始以彖象文言雜入於卦爻中孔安
國作書傳引序各冠其篇首毛公亦分詩序以
寘諸篇之首治三傳者各取本傳合于經文程
氏易胡氏春秋傳皆因之唯詩書序被先儒掊
擊故復自為一編而不冠於篇首
左丘明杜預以為受經於仲尼劉歆亦曰左丘明

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盖据論語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之文也然先儒或謂此非傳春秋者又以傳中有虞不臘嘗酎秦庶長等語疑是戰國以後人皆無明證然觀左氏之文與戰國文體迥然不同决非春秋以後人也左傳漢初出於張蒼家本無傳者賈誼始為訓詁劉歆攷正之欲立於學而諸儒方崇習二傳莫有應者建武中韓歆亦請立而不行至魏遂大行

公羊氏名高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漢景帝時壽

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董仲舒傳其學又
四傳至何休為經傳解詁
穀梁氏名赤子夏弟子或謂名俶字元始其學自
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至漢宣帝好
之遂盛行於世蓋公穀二傳其始皆無文字口
相傳授至漢時始著竹帛而公羊最先行漢儒
引用春秋皆公羊說也穀梁次之左氏最後行
自魏晉以後左氏獨盛行而公穀浸微
今世學者多不讀二傳然春秋大義如曰大一統
曰立適以長曰君子大居正曰外大惡書內大

惡諱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曰不害人以行權曰爲賢者諱曰賢復讎曰大夫無遂事曰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曰王者無求曰內諸夏而外夷狄曰善善長惡惡短曰不以家事辭王事等語皆公羊說也如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曰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曰繼故不言即位曰不以親親害尊尊曰不使無恥不近刑人曰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等語皆穀梁說也其義甚正唯反經合道祭仲逐君衛輒拒父等說爲

先儒所非而毋以予貴一語遂爲後世人主追尊所生之口實此不可不知也

漢儒以西狩獲麟爲周亡之異漢興之瑞傳會至此可一笑

何休公羊傳解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趍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漢

世讖緯家說恠誕如此

成王之崩康王以冕服受冊命見諸侯蘇子瞻直以爲失禮而胡文定春秋傳以爲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爲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矣按顧命成王以乙丑崩康王即入翼室宅恤丁卯命作冊越七日癸酉設几筵陳器而康王方受冊命距成王之崩已九日矣安有喪經九日而猶未成服者乎且若以初喪吉服爲非禮

則未成服之前獨可假冕乎胡氏說竊恐未確
詩序之作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毛公
或以為衛宏而先儒定以歸之衛宏自朱子以
前說詩者皆以序為据及朱子著集傳盡黜其
序而自為之說其仍舊者不能什一今傳中所
引舊說是也集傳行於天下殆如春秋大一統
之義後生蒙學誠不容伸喙獨於國風中所謂
淫奔之詞者數十篇序本以為刺淫或別指它
事而朱子皆斷為淫者所自作若果爾聖人何
取於是而載之經也淫聲美色一接耳目便足

以移人情性乃欲籍是以為懲創逸志之資則無乃左乎馬端臨文獻通考論此一款甚辯而核恨無緣就正於考亭也

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是歲己酉也史記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是歲庚戌也左傳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是歲壬戌也從公羊則孔子壽七十四歲從史記則七十三歲山堂肆考曰孔子六十代孫持所誌孔子像內稱先聖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十一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卒

赦當作赧

於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据此則先聖生之歲與史記合而唯以十一月為十月則與公羊史記皆不同其卒之歲月與左傳合唯己丑與乙丑異然則孔子生卒之歲月已皆未有歸一之說矣

山堂肆考又曰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於赦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按周定王在孔子前數十歲而在位止二十一年則所謂三十七年者亦謬矣其卒在於赧王二十六年則是歲壬申也以壽八十四歲

推而逆數之當是烈王四年丁酉歲生也但其
生之歲既誤則其卒之歲亦安保其無誤也
余讀中庸章句有疑者三焉錄之以求正於有道
首章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中庸為脩道之教而作也故下文即繼之曰道
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因言戒懼慎
獨致中和之事此即脩道之實也脩是脩明脩
治之謂猶君子脩之吉之脩也章句曰脩品節
之也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以品節釋脩字
本欠親切禮樂雖所以治身比之戒懼慎獨則

似差緩若乃刑政是為治之具元無關於學者身心以是脩道無乃外乎夫捨本章所言戒懼慎獨致中和等切近之訓而遠舉禮樂刑政以為教此余之所疑一也十二章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費隱二字本自難曉姑以章句所解之義推之凡事物云為百行萬善大無外而小無內者無非費也其理之不可見者即隱也夫費隱二字只見於此章其義則一篇所論皆是物也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者正謂此也今章句分節自此至二十章論費隱

小大殊則他章無貫隱義耶此余之所疑二也

凡作文之體篇章句字各有法則合字而為句合句而為章合章而為篇未有以一句為一章者也章句以道其不行矣夫一句為第五章必以子曰二字是起端之辭難於附屬他章故也然一句為章終乖文字之體此余之所疑三也

先儒定說本當恪守心有所疑亦宜講究達識君子必有解余之惑者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此孔子之言而孟子引之以論心也范純夫女

子讀此章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伊川先生聞之曰此女不識孟子却能識心朱子曰純夫安知心而不知孟子此女當是實不勞擾故云無出入而不知人有出入猶無病者不知人之疾痛也余嘗讀此說竊服伊川之言精透的切而於朱子說不能無疑也夫心之有出入猶云動靜耳其出也何嘗離內而之外其入也亦非自彼而返此雖起滅萬變本不出方寸地非真有出入也故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此識體認真切之論也范女之言意與此

同但不能活看孟子以辭害意所以為不識孟子耳朱子則以為范女自無勞擾故不知人有出入是以人心為真有出入恐非孟子本旨其亦異於程子之說矣且己無勞擾而不能知人之出入則聖人之生知安行者終無以周知人心物態之情偽也

莊生論人心曰其熱焦火其寒凝氷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夫焦火之熱非緣墮在爐炭凝氷之寒豈為陷入陵陰再撫四海亦豈脫去軀殼而凌虛涉遠也知此則知出入之說矣

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五句義甚明谷者地之虛處其曰得一以盈者何謂耶此與莊子所言在谷滿谷在阬滿阬者語意相似蓋古之有道者見得道體在天地間充實滿盈絶無間斷空缺擧目觸物在在皆是故其言如此讀者不可草草

人之處世各有時義而易中卦爻亦無非時義人之行也順時合義則吉反是則凶所謂惠迪從逆也聖人作易蓋欲使天下之人各以所處時

義煞之易中卦爻知其吉凶悔吝之故以為進退動靜之節若人事有難斷者又須求卦問占決之於神明此乃所謂開物成務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也然在學者求之理義者常多而求之卜筮者常少若曰聖人作易只為卜筮則四聖人明道垂訓之旨恐不如是且使世之學易者舉將捨明而趣幽失其全而得其偏也繫辭論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卜筮居其一愚敢以孔子之言為準

吉凶悔吝人事之所有以義理推之自可知矣何

必待卜筮哉爻辭之假象立文不類他經蓋八
卦之作本於象數其文體自與諸經異詩之比
興異於書之訓詁豈獨易為然哉

讀尚書而得一言可為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之蔽曰惠迪吉從逆凶

洪範六三德平康正直者通政與教而言之彊不
友剛克燮友柔克所以施於政也沈潛剛克高
明柔克所以施於教也諸家說似欠暢

儀禮喪服篇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註疏一溢一升
二十四分升之一是謂一升又加二十四分升

之一也盖古量甚小一升可當今升四分之一則一升又二十四分升之一未滿今之三合矣後儒脫却本註一升二字曰襲訛謬今小學註中亦以一溢為二十四分升之一其誤甚矣按沈括曰秦漢以前量六斗當今一斗七升秤一斤當今四兩三錢飲酒一石實可三斗又漢書趙充國傳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以此推之人日食米八升馬日食麥二斗六升有奇人之所食古今想必無異今人日食大略不出二升然則漢之八升可當今

之二升也又今一馬所載不過二三十斗而充國所云為米二十四斗麥八十斗古今斗斛大小推此可知矣聖人制禮為可繼也雖當重慼所食要之可以不死設令古升猶今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僅成四勺餘人食四勺餘雖絕粒僧道猶不得活況古升小於今升僅可得四之一者乎此必不然矣余嘗以此質諸沙溪沙溪初不以為然辨證既久始從余說小學註中脫誤無人改正余故記此說以示學者

太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橫渠西銘出於此

老子第五十一章有曰亭之毒之養之覆之亭毒一本作成熟古人文字多用亭毒語而毒字難曉偶閱字書毒字從生下毋音育與鴆毒之毒字形音義皆異

古人用韻各有體格其逐句用韻始於虞廷賡歌於詩則頌之受小球大球雅之捄之陾陾風之手如柔荑等章是也後世所謂雙韻詩若杜之大食刀歌韓之陸渾山火皆出於此一句一韻三句而易始於老子明道若昧章元次山中興

頌岑參走馬川行出於此王弇州謂秦始皇琅邪臺銘用此體而攷之實不然三句一韻始於采芑二章韓奕首章秦皇帝嶧山之罘銘皆用此法後世銘頌尤多有之而詩歌則罕見焉隔句互用韻始於魚麗及采薇首章昌黎張徹銘出此柳子厚佩韋賦又隔三句而互用之蓋本諸此而少變者也近代律詩所謂進退體者亦類此句中再用韻始於離騷卜居曰哫訾栗斯喔咿嚅兒突梯滑稽如脂如韋是也漢魏以來謠語有類此者如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

陳仲舉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之類甚多三句一韻上二句各自叶韻未知其所自始而韓昌黎王仲舒墓銘用此體若二句一韻自是通行之法余故不論

古文多有韻者蓋其章句嚴整音節鏗鏘往往自協聲韻非有意為之也經中如書之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

有光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易之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升其高陵三歲弗興舍爾靈龜觀我朶頤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出涕沱若戚嗟若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女承筐无實士刲羊無血之類甚多小象雜卦本皆韻語不論也禮記尙禮間有韻語周禮考工記如橋渡淮則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

死犉牛之角直而譯老牛之角紾而昔皆協於
韻老子道徳經有韻者過半下至莊列淮南太
史公書往往恊韻不可勝記韓栁文中亦多有
之歐蘇以後此法微矣
帝王相承五德之運其說昉於騶子而歷代所論
互相牴牾無所折衷試以周漢之事言之周之
火德以其有流火赤烏之符也秦始皇有天下
以為秦代周從所不勝自為水徳而班固乃有
周歴已移仁不代母之說觧之者曰周木德木
生火周為漢毋漢不合即代周秦值其閏位此

又以周為木德也漢為火德以赤帝之符也初起便尚赤然文帝時公孫臣以為秦水德漢受之當為土德張蒼則謂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是漢之王或以為火或以為土或以為水也大抵五德之論或從相生或從相勝封禪書所記黄帝得土德夏木德殷金德周火德者此從相勝也王莽篡漢自稱土德魏受漢禪亦然晉代魏稱金德此從相生也諸説得矣未有效若漢之為火德則似無疑矣

國家興替雍常祖宗德澤亦不可恃也夏禹氏神

功聖德萬世永賴而身沒三十餘年有羿浞之難國祚中絕者四十年而少康僅復舊物以成康之太平一傳而昭王遭膠舟之變以宣王之中興其子幽王為犬戎所弒宗周遂滅漢高祖創業垂統規摸弘遠長陵抔土未乾而呂氏亂政卒使異姓子竊位數年唐太宗身致太平再傳而武氏革命天命之難諶如此古昔聖王兢兢業業不敢怠荒者蓋為此也

三代之盛非後世所及然夏有天下四百五十餘年而中罹羿浞之難姒氏絕祀者四十年周自

武王至幽王僅三百五十餘年而共和之際天下無君者十四年東遷以後王室微弱降同列國至于戰國徒擁虛器所謂天子者特空名在耳雖延祚八百不足言也惟殷有天下六百四十餘年賢聖之君繼作五百餘年而有高宗乃能奮伐荆楚平定鬼方威靈震於殊俗及紂之身雖以無道亡國然牧野之事猶稱其旅若林則其兵力盛矣使紂之惡不至甚殷必未遽亡也余嘗謂三代殷最盛以其尚質也質則事簡事簡則費寡而民不困國之所以久強而不衰

者其以此乎
邵子皇極經世書天地一元終始之數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而人物之生自寅會止酉會僅有八萬餘年何其短也春秋緯稱自開闢至獲麟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脩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列子書曰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然則自列子以後至天地之終又未知其幾千

萬歲也此與釋氏大小刧之說相類杳茫譎誕莫可窮詰盖聖人所不道學者無所折衷存而不論可也

柳子厚作梓人傳稱梓人善為宮室今謂之都料匠云按考工記攻木之工七而梓與匠各居一焉梓人則主為筍簴飲器射侯而已未嘗為宮室為宮室者匠人之職故在唐時猶稱都料匠而子厚以匠為梓恐考之不詳且所謂審曲面勢者百工皆有之非獨大匠為然也偶覩考工記漫記之

記曰魯人朝祥暮歌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善也而記者又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是未踰月而笙歌也其可乎恐是記者之誤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畏懼不知所出而死及立巖墻而厭死者死非正命不弔可也溺者出於不幸何可不弔愚意溺非溺水之溺恐是陷溺於邪僻以取死者如莊子所謂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之溺也姑記鄙見以俟就正

王制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

馬解之者曰司馬掌爵祿入仕者皆司馬主之
按今以生員進士謂之司馬者本此然周之造
士者已自鄉學而升于國學此與今之生進同
而所謂升諸司馬者自國學而登仕者猶今之
登科出身也然則我國稱生進為司馬蓋倣古
而未詳者也

屈子離騷曰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鳩性
至拙不能為巢而屈子猶惡其巧蓋昔之拙者
今亦化而為巧也小宛之詩曰交交桑扈率場
啄粟以竊脂之不穀今亦啄粟此猶屈子之意

也世降俗訛人皆變其常度雖君子亦未免隨俗遷流詩人之旨深哉

古人言地居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皆水地載水上隨氣升降故有地有四游之說東坡詩亦云乾坤浮水水浮空余獨不謂然天職覆地職載日月星辰皆繫於天山岳海瀆皆著於地故中庸曰振河海而不洩邵子詩曰水體以器受四海雖大水性則同以地載水理也以水載地豈理也哉竊意天包地外地之四際與天胞合而海水盛於地上地之形中高而四下高處為山

河國士人物居焉其下者水環之而爲海海水雖深其底則皆地也但人不能測耳此雖六合之外然其理只在眼前可推而知也白沙相公在時余嘗擧此說白沙不肯印可然余熟思之轉覺自信故記之以竢知者

我國東界一帶海水無潮汐故有東海無潮汐之說而古之人未嘗道也余嘗思其理而不可得竊意非東海無潮汐乃北海無潮汐也何以明之先儒以潮汐爲地之喘息人之喘息也腹動而背不動地勢以北爲背而南爲腹腹有喘息

而背無喘息其理則然我國處天下之東北隅
而其經長僅二千里若准擬於中國則我國南
徼可直青徐之境東界一面在我雖稱東方自
天下論之當為東北近北之地則其海亦北海
之邊裔也夫唯北海無潮汐故此亦無潮汐也
以此推之雖西域之西近北之海亦必無潮汐
如我東海也北海人所不到潮汐之有無不可
得而知也然可以理推耳事之非聞見所及者
不求之於理何自而知之若曰東海應無潮汐
則我國之西南海及中國之青徐一帶無非東

海也何其皆有潮汐而獨此東界一半以上無
潮汐也耶
春秋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杜預註沙鹿山名在晉
地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公羊亦云
外異不書此為天下記異也明年晉惠公為秦
所獲幾乎亡國卜偃之言驗矣漢書元后傳王
賀徙魏郡元城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
史卜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
田乎後賀之孫女為元后是以沙鹿之崩為元
后之祥夫山崩川竭大變也沙鹿崩纔踰年而

晉侯獲其應著矣安有經六百餘歲而又為王氏之祥乎左傳只記卜偃之語而建公所言晉史之卜他無所見竊意王莽纂漢專以符命妖祥惑世欺衆此亦必是莽附會之說也後世詞人例以沙鹿為后妃之祥蓋未察其謬妄也

孟子七八月之間旱朱子註周七八月夏五六月是以周正建子并改月數也蔡氏書傳乃謂改正朔不改月數何也月數之改見於傳記者甚多當從朱子說惟太甲有元祀十有二月之文商則似不改月豈亦尚質之一事耶秦漢以建

亥為歲首亦不改月與商同惟周之改月雜見
於傳記無可疑耳
以春秋所記時月觀之周之改月可推而知隱公
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註曰三月今正月桓
公八年冬十月雨雪註曰今八月書時失十四
年春無氷註曰書時失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
亥朔日南至成公元年二月無氷定公元年冬
十月隕霜殺菽周若不改月則三月震電十月
雨雪隕霜二月無氷何以為異而書之經也日
必冬至而後南至建寅之月何得日南至乎然

則蔡傳所謂周不改月者其謬甚明無俟於多
辨矣
春王正月一款胡傳用程子說所謂夏時冠周正
者於理有碍陽明之說恐得之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王室三亂莊公十九年
周有子頹之亂明年鄭厲公以惠王歸處于櫟
又明年鄭伯與虢公納王于周殺子頹經皆不
書僖公二十四年周有王子帶之亂襄王出適
鄭處于氾經書天王出居于鄭而明年晉文公
納王殺子帶經不書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崩

王子朝作亂悼王猛播遷以後經書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 經 明年敬王立而出尹氏立子朝則經書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經 二十六年晉師納王王子朝及尹氏之族奔楚則經書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子頽之亂王之出入皆不書子帶之亂只書王之出而不書其入子朝之亂則書之甚悉聖筆詳略不同如此說者曰春秋因魯史而作魯史舊例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

不告亦不書春秋曰之故詳略有異愚謂春秋雖因舊史然亦有特書如河陽之狩許止之弑此豈曰於舊史者耶春秋本為尊王而天下之事莫有大於天王之出入者闕而不書必有其義而後學未之達也

春秋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此記異也夫恒星不見者當見而不見也星隕如雨者星隕之多如雨下也故穀梁曰不見者可以見也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公羊曰如雨者非雨也其義甚明而左傳乃曰恒星不

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註以為隕而且
雨何其說之迂也三傳左氏最詳備而時有迂
謬如此者

唐以前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貞
觀中房玄齡等定議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享
玄齡此舉可謂有功於斯文

先儒以窮理為格物致知之事專屬於知唯王陽
明以為兼知行而言范淳夫曰自君臣而言之
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此窮理也理窮則性
盡性盡則至於命矣與陽明之說合

近體以聲律爲主最嚴於用韻故通用旁韻爲律家大禁古人或間有通韻者如東冬支微魚虞真文庚青等韻猶可相通以其音叶故也若歌麻二韻漢音本自逈別而東土音訛最難辨別故我東詩人例多通押雖以通儒如鄭圃隱亦未免俗殊可慨也愚嘗謂我東篇什犯此禁者雖稱高唱決不可入選

詩文本有體裁如銘贊韻語及古詩之類當用古韻所謂古韻者音叶則皆可用三百篇及楚騷古選可考也惟律詩則聲律低昂自有定則如

律令爲唐禮部韻之外不可分寸踰越也
我東鄕音上去二聲絶不可辨雖深於文學者必
須檢韻不爾則不能別也余常病此及觀古人
文字押韻或有揉雜如東坡酒經本用庚韻而
其中餠猛等韻上聲也正定勁病等韻去聲也
惟取音叶雖平仄不同皆不拘也此猶文也柳
子厚閔生賦靜騁與隕隱等通押陳后山示三
子詩忍省哂穩通押李空同石将軍戰場歌戰
店通押此其音韻逈異不啻上去之別皆以方
音相叶故不避也以此推之凡著雜文用韻雖

時混上去聲不至大錯唯詩什則當謹守正法
耳
晉時所謂玄談其原出自王輔嗣輔嗣弱冠善談
周易老子名聲重天下何平叔夏侯太初嵇阮
諸人皆出其下風所謂正始之音者是也西晉
有樂廣王衍衛玠之屬而江左則劉惔殷浩王
濛支遁等皆為一時所宗雖如王謝元臣其見
重於世皆以談理而勳業則視為土苴焉蓋其
所談剖析精微條暢理趣往往亦有可觀頗與
宋儒講理之旨相似但其外周孔而內老莊尊

玄虛而遺事物輕檢押而重超詣此其所以誤一世也然觀近代所謂講學者其流弊亦不相遠口所講說高者出入性命貫穿經傳自夫子所罕言子貢所未聞往往瀾翻於舌端而夷考其操履依然在利欲科臼中其視魏晉清談未辨其孰爲薰蕕也

中國學術多歧有正學焉有禪學焉有丹學焉有學程朱者學陸氏者門徑不一而我國則無論有識無識挾筴讀書者皆稱誦程朱未聞有他學焉豈我國士習果賢於中國耶曰非然也中

國有學者我國無學者盖中國人材志趣頗不碌碌時有有志之士以實心向學故隨其所好而所學不同然往往各有實得我國則不然齷齪拘束都無志氣但聞程朱之學世所貴重口道而貌尊之而已不唯無所謂雜學者亦何嘗有得於正學也譬猶墾土播種有秀有實而後五穀與稊稗可别也茫然赤地之上孰為五穀孰為稊稗者哉

歐陽公晩年取平生所為文自編次今所謂居士集者往往一篇至數十過有累日去取不能决

者白樂天詩流便暢達若無事於鍛鍊者而後人有得其草本點竄甚多古人於文章不肯草草如此吾輩可不服膺

白沙李相公喜觀新唐書常亟稱之余前年臥疾無聊從人借唐書閱之宋祁所撰列傳造語生硬似欠雅馴心頗疑之既而得宋人所論謂唐書列傳用字多奇澁殆類虬户銑谿識者病之歐公嘗臥聽藩鎮傳序曰使筆力皆如此亦未易及也然其序全用杜牧罪言實無宋公一語然則歐公殆不滿於宋也劉元城亦言事增文

省正新書之失處然後始信余見之非妄也白沙公於文酷喜奇其取捨往往如是

子復父讎天下之大義其見於周官禮記春秋傳者可謂著明矣盖三代之治本於教化于時未有所謂律令者則禮之所許猶夫律也自秦漢以降專以法律御世殺人償命為天下之大法而復讎之義不著於律令故歷代斷此獄者輕重不齊姑以唐宋間事觀之武后時徐元慶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用陳子昂議誅之而旌其閭柳宗元非之玄宗時張審素之子瑝琇等亡命

殺侍御史楊汪以復父仇爲有司所得張九齡
等欲活之帝從裴耀卿李林甫之議杖殺之時
人哀之胡致堂亦非之以爲免死而流放之可
耳憲宗時梁悅爲父報仇殺人詣縣請罪特減
死決配穆宗時羽林官騎康憲爲力人張涖乘
醉拉之氣息將絕其子買得年十四將救其父
以木鍤擊之三日而死准律當死以其童年能知
子道減死一等後唐明宗時平恩縣民高弘超
父暉爲鄉人王感所殺弘超殺感携首自陳勅
減死一等宋神宗時蘇州民張朝之堂兄殺朝

之父逃去朝執而殺之大理當朝死罪帝從王安石議特釋朝不問高宗時盜發烏江縣王公衮母塚有司釋之公衮手殺盜詔公衮降一官蓋唐時復讎者多不見原即見原只減死一等耳宋則張朝所殺者其堂兄也況既執而不告有司擅殺之尤涉不韙發塚雖辱及尸柩然比之見殺則有間矣朝釋不問公衮只降一官豈唐家禁罔稍密而宋以仁厚為治大臣議事多傅經義故用法不同如是耶大抵前代律不著復讎之文故一時議法低昂隨意至大明 聖

祖參酌古今定著律條則今之議此獄者只宜
據律處之而已不當更容他議也
景帝時鼂錯為御史大夫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
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
讓多怨公何為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
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
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
國反錯與上議軍事調兵食未幾為爰盎譖殺
夫錯之為漢謀計其志誠忠矣然以己之故其
父為之自殺則為人子者其何以自立於天壤

聞乎父死未旬月不聞持服行喪而晏然行三公事自如也雖夷狄不至是矣漢初禮法之壞一至於此殆秦之餘烈乎鼂錯之死古人多稱其寃至其忘親蔑禮得罪人倫未有道及者故余特為論之

三公與宰相所職不同宰相則柄國政而三公坐而論道者也其在周官大師大傅大保為三公而天官冢宰即宰相之職也秦及漢初有丞相相國無三公之稱其後以丞相大尉御史大夫為三公昭帝以後大將軍輔政者實執國柄而

位次在丞相之下及其季世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司馬後改大尉東京政柄在尚書而三公都無權寄然其名位則甚隆重魏晉以降至唐宋宰相無定名或以令僕或以三省長官或別立名稱如參預朝政同三品等號或以同平章事而唯平章事之稱最久行三公則不常有只爲將相積勞進秩之官而已 皇朝既罷中書丞相內閣輔政者猶前代宰相而以師傅保爲三公實用周制盡革大尉司徒司空之稱我朝無所謂宰相者三議政稱三公秩皆極品盖

兼前代三公宰相之職然其事權之重不及唐宋宰相遠矣古今官制待失識者必有定論云

世人徒知海上有蜃樓不知廣野中亦有如蜃樓者有武弁官貴者為余言少時守六鎮邊郡嘗望見胡地大漠烟雲杳藹中時有樓臺宮室之狀正如海上所謂蜃樓者余聞而異之後觀史記天官書曰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始信其言之非妄盖我國地狹無廣野惟胡地廣漠能有此云

前代英雄帝王建立功業多在早年如項羽二十

四起兵其破章邯虜王離威振天下時年二十六歲光武二十八歲破尋邑百萬兵三十而有天下孫伯符二十歲平定江東稱小霸王唐太宗十八起兵數年間削平群雄其克世充建德一時擒二天子可謂壯矣是時年纔二十餘李克用二十八歲為大將破黃巢功第一唐莊宗十八嗣位即破夾寨横行天下此皆命世英武絕異之才而唐太宗最奇

名臣將相早年成功業者嘗推鄧禹第一禹二十四拜三公封侯將兵專征為開國元勳耿弇少

鄧禹一歲二十七為大將專征平張步蘇茂屠城三百周瑜與孫策同年赤壁破曹公時年三十三歲諸葛孔明年二十七被昭烈三顧于時昭烈未正位號故孔明亦無官封然常行將相事

古稱夙慧者必舉項橐甘羅項橐七歲為孔子師事涉不經甘羅之說文信侯特以口舌取雋耳未足多也其他如李泌劉晏李賀楊億晏殊及皇朝李東陽程敏政揚一清諸人皆以髫年華藻稱神童未足為成人事業唯王仲淹二十獻

太平十二策退而講道河汾以師道自居撰續經中說一時名俊皆北面事之卒年三十四王輔嗣雖以清虛見誣儒流然弱冠之年以名理重天下為流輩之冠所著周易註列於學官程子傳易多用其說卒年二十三衛叔寶年二十七卒而天下名公耆宿皆推為棟樑可謂難矣

神俊風骨英雄才智將相勳業兼而有之者漢得一人焉曰張子房唐得一人焉曰李長源

朱子語錄有云歐陽澈死時八月大雪觀此則五月飛霜非妄也

胡文定為湖南使行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晚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也世人以游賞山水為高致當官者或淹留忘返以至曠職貽獘者有之聞胡公之風亦可以知戒矣若乃閒居名山之下五年一不出遊古之人中有所養則一室之内有以自娯彼外境之玩何足以易吾真樂哉

蜀有富賈持千金從楊子雲乞載名法言中子雲終不許夫子雲著書以准仲尼若使受金增損

便與陳壽魏收華嶠史何異蜀賈其亦不自量者乎雖然世之君子沉酣於富貴勢能之榮都不念身後芳臭其趣操又出蜀賈下悲夫

管子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邵子皇帝王伯之說恐本於此

古語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蓋以寬急勞佚言也

胡安定曰一晝一夜天行一百七萬三千八百四十五里人一呼一吸天行己七十八里有奇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

天文一度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
禾不因播種而自生曰穭穭音呂與旅同漢光武
紀野穀旅生
比鄰之比王勃作仄聲用寧馨之馨劉禹錫作平
聲用尚書之尚魚麗之麗王元美皆作仄聲用
此等字平仄通用者也
王弇州排律春韻押論字陽韻押降字恐不可為
法
弇州詩曰此日仍懸孺子牀改榻為牀以就韻可
以援例

語呉踪賀人生子云寄語
跨竈或云竈有釜故子過
竈蓋父喻竈子喻釜也
陳季常書長子邁作文頗
子作诗騷殊勝咄咄皆有跨竈

晉人語曰名士不必須奇才但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又曰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是何物塵垢囊一時習尚如此良足慨然

古語以子勝於父謂之跨竈又曰撞破烟樓其義未可曉姑記之以俟知者

張子房勸高帝背約擊項王諸葛孔明勸昭烈取劉璋先儒多非之余意不然項羽子房之讐也子房之從高帝辛苦兵間者徒欲籍手以滅項報仇耳既以復君之讐為志他尚何顧哉鴻溝之約本為圖脫太公非誠心結和也況八年兵

戕天下生靈糜爛矣今又養虎遺患復啓他日戰爭此豈仁人所可忍乎孔明之從昭烈只為興復漢業耳方是時四海九州之地盡為曹孫所據昭烈赤手無所庇身獨有益州可藉以為恢復基址草廬定策時已講此計今不取蜀將使昭烈終身作荊州寄客耶況劉璋本一竊據者漢家有王者璋在所必討兼弱攻昧是湯武之舉何不可之有子房孔明之謀皆權而不失正者以是為非何異擬宋襄於文王者耶

文主於理理勝則文不期美而自美亦有理乖而

文美者君子不以為羨也

我朝之文大不如前麗稱名家者三乖崖佔畢及

近代崔簡易三家短長余於簡易集序略論之

佔畢似最優以其詞理備耳簡易文高處往往

擠前人下者底蘊畢露令人易厭

祖宗朝文章比之近世正如夫子二稱先後進之

於禮樂愈新而愈淺愈巧而愈譎

近代文弊皆生於明諸家明文未始不善但學之

者蔑其本而竊其末逐影尋響剝皮割肉諂諂

一律不欲觀諸

王陽明十五歲夢中得絶句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霾銅柱雷轟折六字題詩尚不磨後四十餘年嘉靖丁亥以兩廣總督平思田之亂經伏波祠入謁宛如夢中遂有詩曰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其明年陽明客死身後得謗頗與伏波相類夢詩豈其讖兆耶吁亦異哉

陽明兒時遊金山寺有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楊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中年坐言事謫貴州有泛海詩曰險夷元

不滯胷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二詩皆俊爽可喜而金山詩是少作尤奇

陽明有記夢詩自序曰正德庚辰八月二十八夕卧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為詩以記其畧其詩及所謂郭景純詩者皆載集中攷郭詩體裁與景純他詩不相似余竊疑此詩作於宸濠變後無乃方濠盛

時朝中大臣或有主其謀而竟幸免者故陽明記此以風刺之也然事涉語怪恐非儒者所當道

陽明詩有曰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曰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曰谿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曰白頭未是形容老赤子依然混沌心曰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本在心却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曰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此等語皆

諸儒所詆以為過高近禪者然自超詣動人
陽明白沙論者並稱以禪學白沙之學誠有偏於
靜而流於寂者若陽明良知之訓其用功實地
專在於省察擴充每以喜靜厭動為學者之戒
與白沙之學絕不同但所論窮理格物與程朱
頓異此其所以別立門徑也
王氏之學本出於象山然其立論時有少異若人
品實踐則陸似高於王
丁卯虜報始至鄭錦南忠信從體察張公西出余
送之郊外班荆而語鄭曰此虜今來意在贄和

須得和即去耳余時意不謂然後竟如其言蓋
鄭習知虜情故也
上幸江都駕次通津從官散寓村舍余時忝備局
夜深後備局下隸来曰有馳啓至胡差將到諸
宰咸會矣余蒼黃馳赴聞胡差為講和且至方
議其進止不能決崔子謙謂兵交使在其間不
當遽示斥絶姑宜接致聽其語而處之羣意大
抵皆然莫肯發口子謙主其說竟接其人於鎮
海樓中繼而劉海又至和事遂成時虜兵屯平
山去江都百餘里而行朝守備寡弱人情危懼

雖斥和者外爲大言内實幸和議之成而畏浮
議莫敢明言獨子謙遇事輒首發無所顧避卒
以是被彈去

劉海至固請進見許之海旣進見 上坐榻上不
動海立不肯前怒色勃勃余時侍殿上不勝憤
趍進啓曰劉海無禮 上一起則國體虧損大
事去矣請斥海使出進說者甚衆皆如余說海
素黠便解其意卽前就坐後海自房中脫身歸
正在皮島每言其時事稱我國得體云

劉海在館余與月沙李公金判書藎國承 命就

見講定和約二公皆簡於辭屬余與海對辯海出約條數件第一令我絶天朝余大言痛斥之往復既久海擧論語桓公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以管仲為仁蓋以此語誘脅我耳時譯官張禮忠傳語禮忠在羣譯中素稱翹楚聞其說不能曉余不通華語而曽看四聲通解略知字音兼以語勢意脉推之知是召忽管仲事使禮忠更問之果然余即擧論語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以折之海為語塞余自是始知譯舌之踈於語也

和議既定劉海請　上親臨盟壇議者或引唐太宗渭橋之盟謂當許之余時與李尚古主管胡差因進對啓曰海有此請業以　上在憂服為辭不宜輕許試更力爭彼或回聽耳　上然之余遂力辨之海不能強竟以大臣莅盟虜意本在和劉海居其間亦以和事為己任故凡禮節間事爭之多見聽原昌君之往也虜初以親弟為請朝議難之海嘗中書假字示之遂送原昌

啓運別宮之喪朝廷議　上服制以為　上既承大統與為人後無異當服不杖期延平子謙諸

公以為 上是為祖後非為人後也旣存父子之稱三年通喪不當變改余謂禮父在為母猶降服杖期以其無貳尊也 上雖非為人後旣承大統與 祖宗一體不當伸其私尊宜倣父在為母之文服杖期 上初欲行三年喪舉朝力爭竟服杖期

癸亥初議 大院君典禮沙溪以為 上繼 宣祖之統猶父子也不當復考私親宜自稱姪稱大院君伯叔父時月沙為宗伯鄭愚伏守夢諸公皆在朝謂 上於 宣祖孫也非子也旣無

所稱考而稱　大院伯叔於禮無据當稱考自稱子、愚伏左主其說力破沙溪之見及丙寅喪禮諸公力主不祧之論謂　上猶為人後也前後所論未免矛盾大為沙溪所笑

議禮到底主稱叔當從降殺者沙溪也到底主稱考略無降殺者延平子謙也稱號則從父子喪服則從叔姪前後異同者朝議也

鄭愚伏論喪禮劉子誤引喪服篇為人後章雷氏疏所後或祖或曾祖其人未定之文以證己見子謙上劉破其謬愚伏大窘待罪章中自陳家

有儀禮書爲人借去草劄時略記其說未暇細考以致差謬云愚伏旣擧其說諸公未見本文多引以爲證者

追尊之論與喪禮又別李宜吉首發之延平及許陽陵主張之子謙從而扶植之宜吉朴仁之之門人也

爲人後者稱本生爲伯叔經史無明文故濮議時歐呂諸公力主己見爲范馬諸賢所掊擊今則旣有程夫子定論不容有異議趙飛卿獨謂爲人後亦可稱本生爲父母未可曉也

禮莫大於名因實定名然後節文有所施名從父
子服從叔姪恐無是理也
啓運宮之喪鄭愚伏據禮記君之母非夫人服緦
之文以為定禮子謙大以為然余謂子謙曰君
之母非夫人謂父之妾也此言庶子為父後已
之母是父之妾禮當服緦也今日之禮異於是
當先論 大院君服制則 啓運之禮從而定
矣服緦之文於 大院君亦可用乎子謙大悟
愚伏聞之亦悟其非而改之子謙因此便執三
年通喪都無壓屈降殺之節既而駸駸流入於

迺尊入廟之論遂為羣議所非

南靈草吸烟之法本出日本日本人謂之淡泊塊言其草出自南洋諸國云我國自二十年前始有之今則上自公卿下至轝臺莚妝無不服之其草不見於本草諸書未知性氣及主治但味辛似有小毒人未嘗茹服但燒烟吸之吸多則亦令人暈倒久服者不必然世之不服者僅僅千百之一耳順見華人朱佐浙江慈溪人也言中國稱南草為烟酒或稱烟茶百年前閩中已有之今則幾遍天下治赤鼻最有效余問此物

燥熱必傷肺何能治鼻朱曰能散滯氣故耳其言亦有理

余謂南草之用於世殆將如中國之茶茶自魏晉始著盛行於唐宋至於今日遂為天下生民日用之須與水穀同用國家至榷賣收利今南草之行甫數十年耳其盛已如此百年之後將必與茶爭利矣

古者南人重檳榔謂醉能使之醒醒能使之醉飢能使之飽飽能使之飢蓋酷嗜而稱羨之耳今世嗜南草者亦言飢能使之飽飽能使之飢寒

能使之煖熱能使之涼其稱之絶類檳榔亦可
一笑

世之攻南草者以出於蠻夷非本草所載爲口實
此非通論也本草宋徽宗時所纂其經神農所
嘗者僅僅什之一其餘皆後出者而唐宋以來
從蠻舶來者居多如破故紙是藥中要品而出
自蠻舶破故紙之稱絶無意義殆類淡泊塊夫
南草之能利益人吾所未知果能有之不當問
其所從來也

詛呪之事其來久矣唐孔氏曰請神加殃謂之詛

以言告神謂之祝盖怨人之甚至於告神而欲其加殃也書曰厥心違怨厥口詛祝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齊景公病痁期而不瘳景公欲誅祝固史嚚晏子曰民人苦病夫婦皆詛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漢武帝宮中既有巫蠱之變而諸侯王坐詛祝上不道誅死者史不絶書宋元兇劭與巫嚴道育為巫蠱琢玉為宋主像埋之宮中唐呂用之為桐人釘其胷書高駢姓名埋之如此類者甚多至於民間厭勝禁呪之術見於小說者不可勝記我國此風尤熾

人家藏獲僕妾略有怨恨輒用鳥獸及胔骨偶人等物作法埋藏于墻屋竈突便令人染病不急治往往至死或傳注他人如尸疰病事發坐死者相繼而猶不衰息巫覡能治詛呪者入人家便知凶物所在發而去之又能言其犯人主名而或中或不中云余頃見華人朱佐言中國亦多此事以法解之則及中犯人渠自言知解法余試問其法朱言身方流離異國賣術自活此法既傳與人便不靈於已不欲輕於示人云詛呪邪術也妖人小民為之猶可惡也古之名臣

英主亦有行之於國者誠可怪也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力小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始鄭伐許潁考叔被人射殺莊公令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秦王怨楚王作詛楚文詛之于巫咸神及亞駝神漢武帝伐大宛令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萇弘周之忠臣鄭莊漢武皆英主也乃作此妖誕無稽之舉豈習俗之使然哉若漢武

身遭巫蠱之變而反自為之尤可笑也

余嘗讀周秦行記怪其褻瀆無行牛思黯名人豈其至此後觀宋人語貫黃中謂此是韋瓘所撰瓘是李德裕門人以此誣僧孺乃始釋然

宋有魏泰者著小說號碧雲騢託名梅聖俞以誣毀前輩名公而專攻范文正泰襄陽人也為人無行而有口不得志於場屋喜作僞書云碧雲騢之初出也人頗疑聖俞久之方辨其泰所為也世間有一種譎險人作如許伎倆良足怪也

自古豪傑之士功成身退超然於事物之表者其

人不多得范蠡為越王将相破強吳成伯業遂不復入國浮扁舟出五湖一去不返晉陽之圍趙氏危如一髮張孟談曰危不能安亡不能存無為貴知士矣一出而說韓魏使反知氏而攻滅之復存趙氏已而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居三年韓魏齊楚謀攻趙襄子往見孟談而告之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其事尤奇魯仲連一言破新垣衍之邪謀使秦兵自却又以尺書射聊城殺將破城而卒辭千金之壽封

爵之賞遯隱海上張子房運籌帷幄滅秦取項
封萬戶侯為王者師而終能辟穀道引從赤松
子遊此四子者英風卓識千載之下猶可想見
眞人豪哉此外有尉遲敬德以驍雄冠軍百戰
成功晚節謝賓客飭觀沼奏清商樂又餌雲毋
粉為延年術七十四而卒韓世忠起自卒伍為
中興名將致位王侯既釋兵杜門謝客時跨驢
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卒免秦檜
之害可謂智矣

宋仁宗明道紀元之歲程伯子生沒而稱明道先

生似非偶然

藝祖乾德丁卯五星聚奎爲天下文明之祥其後四十年丁未歐陽永叔生又二年己酉蘇明允生又二年辛亥邵堯夫生又六年丁巳周濂溪生又二年己未司馬君實生又一年庚申張横渠生又十二年壬申程明道生明年癸酉伊川生又三年丙子蘇子瞻生又三年己卯子由生此十君子者或以道德或以文章皆能名世垂後爲百代所宗而後先三十年間蔚然並生可謂盛矣

南渡之後朱子以建炎庚戌生又三年癸丑張南軒生又四年丁巳呂東萊生又二年己未陸象山生十年之中四賢並生是時中原之地盡沒於氊裘而大江以南炳靈特盛此亦異事

曾子固與司馬公同年生而王介甫後二歲辛酉生皆與之同時稱文章大家數

伊川壽七十五蘇子由七十四朱子七十一司馬公六十八邵子六十七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皆六十六曾子固六十五橫渠五十八濂溪五十七明道象山皆五十四南軒四十八東萊

四十五信乎年之不易也

劉向盡忠漢室憤疾王氏而子歆以符命諂事新莽終以誅死褚淵以顧命大臣背袁粲附蕭道成甘心賣國而子賁恥父失節以爵讓其弟終身不仕此二人父子心事正相反人之不係於世類如是夫

山公稱嵇叔夜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李豐字安國亦魏人時人目安國頹當如玉山之將崩司馬德操稱龐士元為鳳雛王邵字敬倫導之第五子桓溫亦稱邵為鳳雛桓溫又曰大奴

自有鳳毛大奴王邵小字也謝超宗鳳之子超宗有文辭宋孝武帝大嗟賞謂超宗殊有鳳毛蔡邕得王充論衡秘翫以為談助王朗為會稽太守亦得其書人稱其才進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此四事各有兩件相類亦可異也

周蘇綽論治有六條奏一曰先修心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己以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見理不明是非謬亂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其次在理身人君之身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故為人君者必躬行仁義孝

弟忠信禮讓廉平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程朱以前亦有此等言論

屢遷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顏延之詩也麾即麾之不去之麾後人多作旌麾之麾用之殊失本旨

謝惠連秋懷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謝詩固傷於徘以長卿對相如尤似無謂

王右丞詩曰若見西山爽應知黃綺心西山爽氣去卻氣字孟浩然詩以給苑對禪林佛書有給孤獨園此改園為苑以叶聲律皆可援例

王摩詰送秘書晁監還日本詩有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之句李太白亦有哭晁卿行云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轉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唐時外國人多有宦學中國者如新羅崔孤雲是也晁卿亦以日本人仕唐其歸也摩詰送之其死也太白哭之必非庸人也觀明月不歸沉碧海之語又似過海溺死也

王莽時郅惲上書曰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為福取之以天還

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
也莽大怒收繫詔獄會赦得出後為漢名臣武
后時蘇安恒上疏言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
也今太子追廻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
母子深恩將何顏見唐家之宗廟哉武后不之
罪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中宗時韋月將上書
言武三思潛通宮掖中宗大怒命斬之宋璟奏
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
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命杖流嶺南
竟殺之此三子者皆言人所不敢言而武氏之

於蘇安恒不唯不之罪至召見慰諭王莽之於郅惲雖怒而收繫竟得赦出而中宗則竟殺韋月將是其昏庸無道甚於王莽也武氏雖淫縱天資英達故能容受直言而安恒之言亦有以感發毋子天性也

禰正平負才剛傲卒以取死以其事觀之殆若少年輕薄不識利害者之為然古人觀人以氣為難以曹公之雄武威聲氣勢海內震慴而正平傲睨慢罵如視嬰兒其氣固已蓋一世矣方其在許下歷詆陳長文司馬伯達荀文若諸人而

獨善孔文舉楊德祖及後陳荀諸公皆為魏氏佐命而文舉德祖見忌於曹公以死蓋正平已盡知其志趣也然則正平其亦心存帝室而以節義自厲者乎文舉表稱其忠果正直志懷霜雪其知正平者哉太白乃有魏武營八極蟻觀一禰衡之句何其輕視正平也使正平處太白之地其肯默默受逆璘之迫脅哉

唐太宗遣蕭翼賺取蘭亭帖唐小說紀其事甚備以為太宗與魏徵論二王書法徵言蘭亭敘在辨才所房玄齡薦御史蕭翼遂遣往以計取之

此必貞觀年間事也而劉餗嘉話言太宗為秦王因見搨本知在辨才處遣蕭翼取之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始搨賜近臣與前說不同按武德四年天下猶未定太宗方有櫛風沐雨之勤何暇玩心文墨嘉話所記恐非是偶閱蘭亭真蹟漫記之

永和蘭亭之會四十二人右軍諸子亦與焉所謂少長咸集者也在會者各賦詩右將軍王羲之琅邪王友謝安司徒左西屬謝萬左司馬孫綽王凝之前餘抗令孫統王宿之王彬之王徽之

行參軍徐豐之陳郡袁嶠之等十一人賦四言五言各一篇郡功曹魏滂散騎常侍郗曇滎陽桓偉王渙之行參軍曹茂之潁川庾蘊鎮軍司馬虞說王玄之郡五官謝繹徐州西平曹華王蘊之中軍參軍孫嗣等十二人賦五言一篇潁川庾友上虞令華茂行參軍王豐之等三人賦四言一篇前餘抗令謝藤侍郎謝瑰行參軍事丘旄府主簿任凝王獻之行參軍楊模府主簿后綿任城呂系參軍孔盛參軍劉密府功曹勞夷前長岑令華耆鎮國大將軍卞迪任城呂本

彭城曹譚山陰令虞谷等十六人詩不成各飲酒三觥右軍自為序孫綽為後序孫序亦簡潔有理趣然不及右軍序遠甚舊說有云蘭亭之會支道林亦與焉而此無其名未曉其故謝藤一作謝勝

前代詩人喜用元龍百尺樓語按世說許汜與劉玄德並在劉荊州坐共論人物許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玄德問許君言豪寧有事耶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玄德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四海橫流帝王失所而無救世之意

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所謂百尺樓乃玄德自言耳都無關於元龍事而後人誤用之遂成一故實殊可笑也

江左戰功當以淝水之捷為第一是時謝安石輔政當國而謝石為征討大都督其弟也謝玄為前鋒都督其兄子也謝琰為將軍其子也此三人實成大功謝氏一門之盛如此可謂異事

謝太傅既成淝水之功再造晉室而即有王國寶

之搆避讒出鎭廣陵而卒功名之際其難如此可慨也已

貞觀二十三年己酉歲唐太宗崩史稱年五十三然則當以丁巳歲生也攷之實不然盖太宗生於庚申歲而崩時年五十也按大業乙亥歲煬帝爲始畢所圍太宗時年十六歲應募隷雲定興以策說定興卒解鴈門之圍云十三年丁丑晉陽之師起白樂天詩曰太宗十八舉義兵是也乙亥歲爲十六丁丑歲爲十八則其生之歲可推而知所謂五十三者其誤明甚

獨孤信宇文周名將也與李虎楊忠等稱八柱國有三女一為周明帝后一為隋文帝后一為唐公李昞妻生神堯昞後追謚為世祖元皇帝而獨孤氏為元貞皇后三女子為三國皇后亦異事也

嘗見朱子章疏極言近習與政之弊反覆痛切有若不勝憂憤者未幾韓侂冑以近習用事斥逐忠賢開邊挑釁流毒海內至理宗時又有賈似道竟以是亡國朱子之言果驗矣

張天祺為司竹監舉家不食筍古人居官自律如

此
濯纓集中有籌邊樓記似是館課所作其文有曰
置莊於平泉而建高樓於其中是以洛中平泉
別業爲在蜀者而籌邊樓建於其中也篇末又
曰隴西李德裕記是又不知文饒之爲趙郡李
氏也濯纓公文名重一時而其踈謬乃爾信乎
才學之難於兼長也編斯集者不能刪定亦當
分其責焉
柳夢寅著於于野談多記閭巷鄙事間以詩話或
及國朝故實余偶得一卷觀之其文俚甚所記

亦多失實其曰朴元宗三十六拜領相洪裕孫
九十生子金守溫為大提學皆謬也朴元宗當
燕山時雖官躋一品而未嘗拜相丙寅靖國年
已四十矣洪裕孫生於壬申歲卒於己丑得年
七十八歲生子志成時雖已老其曰九十則妄
矣乖崖文名冠一時然未嘗主文衡沈聽天記
國朝大提學無乖崖名可考也

世言陳希夷與宋祖同年生非也希夷於後唐長
興中擧進士不第因入山修道是時藝祖生纔
數歲安得與希夷同年但未知希夷生於何年

耳

余偶得唐本十七帖真字翻註字畫頗古而卷末題曰貞觀十七年歲在癸卯尚書僕射上柱國永興郡開國公虞世南翰林學士諫議大夫河南郡開國侯褚遂良等奉勑摹充館本按史唐初以尚書僕射侍中中書令為真宰相而虞世南官至秘書監致仕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而已未嘗為宰相其曰尚書僕射者妄也貞觀時無翰林學士官號玄宗始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則遂良翰林學士之稱亦妄矣中國人

於書畫題識例多贗作此不可以不辨

明天淵者元人也元末為翰林學士元亡剃髮為僧名來復字見心而其鬚如故　高皇帝召至怪問之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後以賦詩含譏諷被戮我朝梅月堂金時習亦為僧而不去鬚曰削髮逃當世留鬚表丈夫未知其有慕於來復而效之歟抑亦暗合也歟二公節槩亦略相似可謂奇事

白樂天作長恨歌說盡宮中行樂至於閨閤密誓非外人所可知而亦及於詩中可謂甚矣洪武

中監察御史張尚禮作宮怨詩庭院沉沉晝漏清閑門春草共愁生夢中正得君王寵却被黃鸝叫一聲 高皇帝以其摹寫宮闈心事下蚕室死樂天之詩當時未聞以為非而尚禮宮怨自是詩人恒言至不免坐死所遭之時異也然後之君子當以尚禮為鑑戒不當以樂天褻語為風流才致也

太平廣記有虬鬚客傳記揚素家妓紅拂者夜奔李靖恐事泄將走太原道遇虬鬚言州將愛子有英雄命世之表要靖為紹介往覘之州將子

者即太宗也其事甚奇然攷諸史則皆妄也楊素卒於大業二年其未死也太宗生纔六七歲雖有英雄之姿何以知之況神堯當大業初歷官內外至十一年始爲太原留守楊素在時神堯未嘗爲太原州將也且所謂海寇數千艘入滅扶餘國者亦不見於史皆是好事者粧撰而觀者或不覺故漫爲記之

朱子曰夜半黑窣窣地是天之正色荖峯雜記擧其語愚意不然凡物之有色皆因明而見夜暗之中色相皆泯故但見黑窣窣地而已日出明

發萬象呈露然後正色始可見耳夜則無見何能辨色

詩家所謂擬古者皆擬古詩十九首而作篇什多寡雖不同體裁則大略擬倣非徒作也近代詩人不考源委凡賦五言古體往往以擬古强名之殊可笑也偶觀東人家集漫書

韋應物有贈楊開府詩自陳少時任俠跌宕之事詞韻深妙此蓋自述實狀而楊開府必其俠遊時舊伴也劉須溪批此詩以為世言蘇州所至掃地焚香而坐不應為人老少頓異此寓言非

自謂也余謂詩所以言志必道真情實境然後方為可觀若無是事而強為虛語則雖工不足稱也蘇州少以三衛郎事玄宗後乃折節讀書人固有少年豪蕩老就澹靜者論人豈可若是拘乎須溪評詩極有意致但時有穿鑿謬解處讀者不可不知

物反常皆謂之妖宋熙寧元年潭州山裂出米元豐三年青州石化為麵漢桓帝時北地雨肉如羊肋南齊高帝建元元年荊州天井湖出綿人用與常綿不異武氏垂拱三年魏州地中出鉄

如船數十丈又廣州雨金宋紹興中雨水銀此
數者皆書諸簡以爲大異然若使世之變異每
每如是則其利益於人亦大矣山出米石化麵
則飢民不患無食矣湖中出綿則蚕婦可以不
勞矣天雨羊肉則藿食者可以飽肉矣地中出
鐵則冶鑄之勤息矣天雨金銀則貪冒者不以
攫市得罪矣嗚呼後世豈唯無古之祥瑞雖變
異亦不如古可〻慨也已
傳說爲列星其說出於莊周而天文有所謂傳說
星則非妄也余觀象緯考瑞星有七二其二曰

周伯其四曰王蓬芮周伯王蓬芮皆古者高世
不仕之人其精為星帝命之為瑞星又客星有
三一曰老子二曰國皇三曰温星老子非李耳
古之有德行而不仕老而有壽之人國皇者國
皇也不知何國人温星者温其姓古之有操行
不仕者也三人者其精皆為星帝命之為客星
其說似閎誕然天地間只是一氣天人雖異精
氣相通高明賢聖之人其生也或因星辰降精
其沒也或上為列星理宜有之詩稱文王在上
於昭于天雖不言為星辰其理則一而已矣

劉德仁晚唐詩人五言清瑩獨步文場舉進士二十年竟無所成及卒詩僧棲白以詩吊之曰忍苦為詩身到此水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寃始銷才子老於場屋者讀此想必釀淚

賈島有弟亦為僧名無可能詩有詩集兄弟皆為詩僧亦異事也無本竟反初未知無可終如何也

周人始以諱事神所謂諱者只不斥其名耳臨文作詩皆未嘗諱也後世諂諛成風忌諱滋甚不

惟當世人爲之避諱雖古人姓名在簡策者亦諱而改之漢爲明帝諱改莊周爲嚴周莊助爲嚴助莊君平爲嚴君平晉爲文帝諱改王昭君爲明妃唐爲太祖高祖則天諱改石虎爲季龍劉淵爲元海鮑照爲鮑昭又諱太宗二名至以世宗爲代宗可謂甚矣易世之後如莊周劉淵石虎鮑照皆復故而嚴助嚴君平明妃代宗之稱至今踵謬不改亦可怪也

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心之精微口不能宣況以筆札形容不已難乎古人稱陸宣公口說不

出只是寫得出然則陸公口所不宣乃能以書盡也豈非所謂筆端有舌者乎

古人稱白樂天與劉禹錫游人目以劉白而不陷八司馬黨中與元稹游人目以元白而不陷北司黨中又與揚虞卿爲姻家爲李文饒所忌嫉而不陷牛李黨中是固然矣然元劉皆身有玷累而樂天旣與之厚善至老死而交情不渝亦可謂篤厚長者矣行身則特立獨行不染滋垢處人則舍短取長不忘久要斯其所以爲樂天乎

余有石本遺教經云是王右軍書甚珍愛之偶觀文獻通考黄山谷曰遺教經譯於姚秦弘始四年在右軍没後數年决知非右軍書以山谷博雅考證有据其非右軍書也審矣第未知何人所書能如許精妙也

宋晁補之字无咎蘇門四學士之一也篤愛古印章嘗録古今印璽之法謂之圖書譜自秦以来變制異狀皆能言其故其子克一張文潛甥也亦好之著印格一卷今世諸名公亦有癖此者若見此書必有不與同時之恨

待物而立者嬰兒也附物而成者女蘿也隨物而變者影魍魎也竊物而自利者穿窬也害物而自肥者豺狼也人而或近於斯五者則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矣下二者麁犯猶可易免上三者細累尤為難察砥行之士可不戒哉人必自治而後可以不待物矣自立而後可以不附物矣有守而後可以不隨物矣蓋不義而後可以免於竊物矣惡不仁而後可以免於害物矣約而言之義利之辨而已矣

左氏傳終於周貞王二年癸酉而資治通鑑起於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其間不屬者六十四年太史公書雖頗記其事而不能詳且散出紀傳非編年也

王荆公為人作墓文其家請有所改定荆公堅不許歐陽公作尹師魯墓志或議其稱道未至歐公至為文自辨古人於文章不肯苟徇人意如此書字比文章差為少技然能者亦不自輕宋人張有字謙中工小篆專本許慎說文一點畫不妄錯嘗為林中書攄母魏國夫人書墓道魏字從山攄以為非張据說文為證曰手可斷字

不可易攄不能強也余平生為人作文字人或請改不得不從盖緣自信不篤自守不確故耳回思古人所為不覺忸怩

六經之外有緯書妄稱皆出於孔子而實兩漢以後所纂造也易緯曰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曰璇璣鈐考靈曜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曰推度災紀歷樞含神霧禮緯曰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曰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緯曰援神契鉤命決春秋緯曰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

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此所謂河洛七緯者也此外又有論語緯曰摘輔象撰考讖易緯曰乾元序制記書緯曰帝驗期禮緯曰稽命曜孝經緯曰左方契威嬉拒春秋緯曰命曆序皆七緯所無也象村集備載緯書名目而自摘輔象以下無之故攷出悉紀之

歐陽公作濮議四卷自序曰武王之作人皆謂君可伐濮議之與人皆謂父可絕盟津之會獨夷齊不食周粟而餓死世未之知也後五百年得

孔子而後顯然則濮議其可與庸人以口舌一日爭耶以歐公之賢猶不免文過如此信乎己私之難克也東坡出歐公之門至濮議亦以臺諫之論為直云

文章美惡自有定質然其物也精微多變必能之而後知之不造其境而能解其妙者未之有也故其在不知者雖指珉為玉以雅為俗無以辨也自知者觀之如以權衡稱輕重尺寸度長短雖欲欺之不可得也以太白之高才便為崔顥自屈蓋真知其善不得不服耳柳子厚以韓退

之擬司馬子長謂揚雄短局譊滯不如韓猖狂恣睢韓之於柳猶是前輩素所敬服若荊公之於東坡年位尊卑邈然懸絕又素不相悅也然一見表忠觀碑以為可與子長上下相如子雲皆不及也惟其知之明故所論不期公而自公耳叔世都無具眼惟以名譽為軒輊好惡為抑揚毀亦不足怒譽亦不足喜然求其本則只是自不知耳嗚呼不知者尚可與言哉

東坡為文章最喜戰國策賈誼陸贄晚節悟入則在於莊子楞嚴而黃魯直問作文之法告以熟

讀檀弓魯直用其言亦有得坡之告黃不以己所得力而乃舉檀弓何也豈亦因其材而道之者歟

自昔文章之士多英妙早成而亦有晩學成就者皇甫謐年二十不好學後乃感激就人受書遂博綜百家言世稱玄晏先生陳子昂以豪家子十七八未知書慨然立志專精經典卒以文章名世蘇老泉年已壯猶不知書二十七始發憤讀書五六年之後文章大成人顧力學如何耳早晩非所論也

余生八九歲　先大夫教以詩書性敏頗善記纔十歲悉誦二經正文不錯一字十一二讀盡少微通鑑亦能暗誦十三而孤十四患瘡疹幾死自後病脾數年頗廢業十六從外舅仙源公受昌黎文數十篇讀未幾便省古文機括時時傚效作文詞又讀楚辭文選學為詞賦以應舉十九冠漢城解額二十中進士是時所作詞賦時有工者尋為諸友所敦勸遍讀濂洛諸書略通大義作陰符經解頗有發明二十三登第館課所作散文賦詞輒入高等為文頗得韓柳篇法

不作陳冗語嘗觀前輩名作多不滿意苐不能
恢拓地步氣不充志必得意而後能工耳無何
遭壬子之禍罷官居閑遂肆力於文字但苦多
病體羸不耐刻苦讀書然大家文章幾盡涉指
三十時文體粗成三十四五歲手抄亂稿為二
冊目以默所稿甲而自序之癸亥遭遇身縻朝
籍雖復下廢温繹較其功課比舊頓踈尋承之
文衡公私酬應輻湊時有副急之窘唯取辭達
未暇點撿體格篇秩雖繁未免蛟螭螻蚓之雜
自壬申病蟄不復讀誦惟倚枕繙閱以自遣或

草小說時為人著述皆迫而後應者也癸酉以前文稿類編成十冊

余少喜古文不肯業詩以詞賦應監試生來不作一首程式詩嘗讀昌黎詩及文選諸詩時作五言古體而已歲戊申年纔踰冠友人金而好死以詩哭之權石洲見之大稱賞以為未可量癸丑窮愁以後始讀杜李二家及唐音學為歌行近體初頗生澁閱二三歲乃得蹊逕自是涉獵唐宋諸家下逮 皇明數三大家至辛酉壬戌有古律詩千餘篇刪為五百餘首手寫之自後

十餘年又得千首圓暢則差勝而鍊琢之功或不如舊然常持五戒毋尖巧毋滯澁毋剽竊毋摸擬毋使疑事僻語時或應俗副急贈行相挽未免悔吝旋即碎稿不留也

谿谷漫筆卷之二

仁穆王后之喪余奉 教撰哀冊文有載命彤管俾讚芳塵之語金判書藎國謂余曰彤管乃女史所用於此用之恐失本旨余記得古人以紀事之筆謂之彤管而未省出於何書不能破其疑也久之偶看事文類聚有曰史官載事用彤管以紀事出古今註然後乃始釋然昔揚大年蘇子瞻作文使事必令子弟檢出故實余平生為文亦不敢用疑事而只緣善忘不能省記其出處殊可歎也

我國官制略倣前代而至於時俗稱謂往往有無據者古者御史臺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隷爲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隷爲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隷焉殿中與監察名實皆不同而今世以監察爲殿中其無據一也潘岳秋興賦序有曰寓直於散騎之省後人多用騎省語然散騎左右常侍分屬於門下中書二省與尚書兵部迥然不同而今人例以兵曹爲騎省其無據二也魏晉以来以三公府為三司唐時有重獄則令三司按問三司者中書門下及御史臺是也或

以御史刑部大理為三司宋以户部度支鹽鐵為三司而今則司憲司諫弘文稱三司其無據三也古者翰林院稱以玉堂今之弘文藝文二館猶古之翰林也而弘文則稱玉堂藝文緫下稱翰林析而二之其無據四也古者諫議大夫補闕拾遺各有左右分屬於中書門下以其在掖垣謂之諫垣今以司諫院為薇垣垣即諫垣之垣其曰薇者何所指也其無據五也此外如政院之為銀臺注書之為堂後皆倣麗朝舊稱而惟承文之為槐院未知何所據也雖然流傳

既久遂成故實余亦未免循俗用之亦可笑也
諱災喜諂人主之通患雖明主亦所難免開元五
年玄宗將幸東都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殿以
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
幸恐未契天心故災異爲戒願且停之姚崇曰
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朽腐而壞適與行會何
足異也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上大喜從之
命崇五日一朝入閣供奉恩禮更厚褚無量言
隋文帝富有天下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此
特諛臣之言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

上不聽胡致堂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姚崇於是乎其逢也甚矣愚謂以玄宗之明達當初政清明而姚崇亦一時賢相也乃不免陷此過舉吁可惜哉吁可懼哉

文章自有定價其一時輕重或繫於名位而千秋不朽則顧其實如何耳左太冲初賦三都時人未之重也乃從皇甫士安得其序然後人始歛衽讃述以今觀之太冲之賦將與楊馬並傳而玄晏雖有高名其文章之傳蓋寥寥也然則一時之名果足為千秋輕重哉

天啓丙寅姜王二詔使之來也到箕城姜出帋箕子賦一篇凡百十八韻詞頗巨麗多用奇僻字蓋盧柟之流亞也姜公雖有詞藻筆勢淺局非詞賦手且身經箕子故都得見丘墓所在及井田遺墟宜有俯仰千古之感而賦中只泛讚箕子而已殊無經過目擊之意此必在中朝日倩筆宿構者也于時此渚金相公為儐使子容德餘諸人在幕中皆難於報章既入京屬余次韻余不得辭適會意到不至大費締思一日而成卑滄洲雲輅見之頗㒋羡以為一字不可損益賦

在皇華集中第未知中國騷人見之以為如何
也
古人識高筆力簡嚴詞約而意盡如漢書稱述高
祖始曰寛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終曰不
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此僅數語耳形容
高祖為人無以復加使後之文人為之不知更
費幾何語也盖惟其識高故能有此筆力也
高帝十二年詔秦始皇帝與守冢二十家楚隱王
陳涉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各十家魏公子
無忌五家甚盛舉也獨不及於義帝何也豈以

義帝在江中被弑未有冢墓故耶不然高帝縞素發喪之舉可謂無終始者也

班固作古今人表自伏羲下至戰國人物分為九等其疎謬不可盡舉而訖其甚者左丘明屈原漁父藺相如叔向之母列於上中與伊尹傅說顔閔等而曾子隆于上下紂與妲己居下下而桀末喜外在下中品弟外降無据如此

漢平帝時王莽秉政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盖宣是謚而尼則因其字也後世加封增謚有大成至聖文宣之稱然其原始于莽矣

分類杜詩註中有所謂蘇曰者謂出於東坡也其事多新奇而絶不見於他書余常疑之今見朱子集中辨其妄以為此乃閩中鄭昂尚明偽為之所引事皆無根據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為文而傳其前人名字託為其語决非蘇公書也余乃釋然世間偽書如此類者甚多不有識者看破何能辨其真贗哉

史記微子世家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後人因其說而不能辨余常疑之方殷之將亡也箕子與微子比干各論其心事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

僕欲以此自請而獻于先王殷旣亡箕子只爲武王一陳洪範而已若受武王之命而享其封爵是遂臣於周而變其初志也微子之受封爲存宗祀猶可諉者若箕子受朝鮮之封於義將何據也况朝鮮是時未嘗服屬中國武王安得取其地而封拜諸侯乎史遷此說明是謬妄漢書地理志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蚕織作此語甚有理蓋箕子去中國而入朝鮮鮮民共尊以爲君亦猶泰伯適蠻荊而遂君其地也昔年余次姜詔使曰廣吊箕子賦

謂箕子非受武王之封而自來朝鮮趙文持世頗疑其無據不知正用班固意也

朱子作張魏公行狀謂李綱以私意殺宋齊愈曲端實有叛狀與史家之說大不同盖據南軒所記也魏公行狀四萬三千餘字有文字來未有如是多者狀中記魏公五代祖某壽百二十歲而却不書魏公享年幾歲亦未可曉也

王摩詰櫻桃詩曰總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含殘余嘗以春薦二字為可疑既而讀漢書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願師

古註曰禮記仲春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摩詰詩蓋用此語也然考之月令非仲春乃仲夏也然則此事始誤於叔孫通再誤於顏師古而摩詰又踵其誤而用之也或曰詩人詠物意興所到信筆成語不必太拘拘也此亦摩詰畫雪中芭蕉之類也其義亦通

三代而下人臣壽貴之極無如漢張蒼而其次則宋有文彥博明有劉健張蒼累遷二千石封北平侯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十五年正當文帝太平之世漢初三公大抵椎樸無文而蒼獨好

書無所不通爲時名相罷相時年踰九十以列侯家居十年而卒年百餘歲其子傳封至孫而國除文彥博出入將相五十年九十二卒劉健爲弘治名相之首九十四卒此外如漢之石奮魏高允明魏驥諸人雖有期頤之壽官位未極公相郭汾陽富鄭公貴福隆盛而壽未及九十差爲欠缺

西漢二百餘年父子作相者只三人周勃亞夫韋賢玄成平當晏絳侯以開國勳臣終成安劉之業而絛侯亦平七國之難父子勳名冠絕古今

可謂盛矣韋氏父子雖有時名亦平平耳平平氏則碌碌充位不足道也東京父子三公者甚多而弘農楊氏汝南袁氏最盛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四公袁安子敞敞子湯湯子逢隗四世五公然其名德之美則袁不及楊遠矣唐世父子作相者十數家而蕭嵩子華孫俛復曾孫倣玄孫寘五世孫遘六世七相張嘉貞子延賞延賞子弘靖三世為相韋思謙二子承慶嗣立鄭珣瑜二子覃朗父子三人為相此其最盛者也宋朝父子為相者不如唐多而呂蒙正姪

夷簡夷簡之子公著史浩子彌遠彌遠之姪嵩之皆三世登庸亦可謂盛矣然若論相業可觀者則在唐無如蘇瓌蘇頲韓休韓滉李吉甫德裕而宋則韓琦忠彥人所盛稱者也

古人有二字名而一字字者鄭當時字莊焦延壽字贛張釋之字季顏之推字介

李陵請擊匈奴自言所將屯邊之士力扼虎射命中及兵敗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使五矢中一虜十萬胡騎盡矣而陵卒以敗沒所謂射命中者安在哉

司馬相如詞客也且有佚行其人不足道也然其保身之智實有過人者不可不知也武帝雖好文愛才而天性嚴酷果於誅殺一時文學之士昵侍左右如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屬皆坐法誅死雖以大史公之才亦不免蚕室之僇士之立於本朝者其處身可不謂難哉相如本以詞賦進旣而奉使建節立功徼外功名亦不薄矣晩節乃能稱疾謝事不與公卿之議卒以天年終雖謂之善始善終可也以擬東方曼倩跌宕神奇則不如也閒澹優游似爲勝之

相如封禪書後人以為死不忘諛林逋詩曰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其譏之切矣然余觀漢儒皆以封禪為帝王之盛禮太史談以病不得與其事至發憤以死一時習尚如此亦可笑也相如之為此書蓋未免狃於俗見而亦欲自發其雄文耳非有意於媚上也相如在世時擁文君閒居茂陵絕意仕官久矣死而效諂將欲何求必不然矣

淮南小山招隱盛言山中岑寂虎豹熊羆咆嗥可畏人不可久留當早歸来也陸士衡左大冲皆

作招隱詩乃反稱山居閒適之趣欲人之來隱
蓋小山之招隱招山人以出而陸左之招隱招世
人以隱其意正相反也王康琚作反招隱以反
陸左之意而題目便與小山異至朱子作招隱
反招隱二操始復小山本指讀者不可不知
中國通州驛樓有安南國使臣題詩三章曾有人
錄得者其首章曰潞河河上驛樓前日永風清
思豁然北望長安繞咫尺南瞻衡岳隔三千四
方弧矢初心契萬里君親一念懸早晚金臺回
馬首蓬萊峯上會群仙萬歷甲戌季夏安南國

使晦齋阮琳南珎次章曰半簇危樓枕水前登
臨行客興悠然葩程點檢詩三百梅驛驅馳路
八千上國衣冠前度熟左門弧矢夙心懸男兒
到此真奇事休說三神海外仙安南副使阮淮
子請三章曰十二闌干霽景前望窮沙漠接燕
然車同軌轍統歸一臺築黃金價倍千路遠南
交霜屢閱天低北極日長懸舉頭喜見紅雲近
香案叨陪次弟仙安南書介張孚說般臣此詩
之作去今已閱一甲子矣安南去中國萬餘里
土風民俗必有風馬牛不相及者然其聲律意

境宛然不殊信乎詩之發於性情而所謂書同文者非虛語也且南交絶域之人憑此一首詩能使姓名流傳三韓詞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言天祿終而盡也漢書策立齊王文曰允執厥中天祿永終此言終保天祿也引用經文全句而反其本旨古人為文不拘如此

我東有二大儒皆有重名於斯文而皆有大可疑處圃隱能以死殉國而禑昌之廢戮不能有所樹立至列於九功臣此一可疑也佔畢齋委質

光廟而弔義帝之作大紀春秋諱尊之義焉有是心則不當立於其朝既立其朝則不當作此文也心事矛盾義分俱虧此二可疑也自文忠從享文廟後學不敢復議其得失而戊午史禍之後人亦不欲論其事未知千載尚論以為如何也

歐公小說載西南夷人以梅聖俞雪詩織布事而聖俞墓志不記其事楊龜山行狀有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今在何處之語而胡文定作墓志亦不書其事曰姓名為蠻夷所知豈足道哉古人為金石文字謹嚴如此

王弇州詩曰冠盖幾多孤父里文章若個夜郎王
文人口業如此宜其與世抹摋

史記孟荀列傳曰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
去邠按孟子滕文公問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孟
子因言太王去邠事初不為梁惠王道也且孟
子書中原無梁惠攻趙事不知太史公何所據
而為此說也

秦檜曾孫鉅宋末通判蘄州金人来犯城破與二
子浚渾同死贈官封義烈侯立廟祠之此與沈
勁事略同人之善惡不係世類如此

李相元翼吳相允謙皆耆舊宿德而李相名益重李相在世時屬李埈叔平預撰墓碑蓋不欲其溢美而李作稱道甚盛吳相臨終遺命勿立碑勿請謚二公所為正相反而論者謂李相於此當輸吳相一着云

萬曆庚申余方廢錮薄游嶺西客裏有一絶云湍地殘花半作泥夜來風雨暗前溪望鄉臺上空惆悵雲樹千重夢也迷觀者謂此詩結句語意悽黯恐涉不祥頗為余憂之或曰雲樹千重足見前途迥遠有不盡之意非不祥語也其後數

歲余幸遺遇宦業通顯去今已十有七年矣或
者之言殆驗矣
芝峯集中多夢作詩而皆佳往往勝宅作亦一異
也余平生少夢夢亦不甚明了夢中有所作多
未成章或成章而既覺不能記草稿中只錄一
絕而亦不能佳豈亦關於精魄之強弱耶未可
知也
趙承旨持世言於余曰栗谷入山時或云落髮或
云否也嘗以問于沙溪沙溪言似是落髮而唯
金南窓玄成力辨其不然曰栗谷下山一二年

為應舉入洛聞其至往省之時栗谷已有盛名
賓客滿座栗谷對衆梳頭髮長幾委地乃至立
梳長髮之人於數年間決不若是長也其不曾
落髮明矣又故直長李謹誠文伯之諸父也與
鄭公以周鄰居鄭公與栗谷少時友也亦言栗
谷初出山入京即往見與之同宿髻大如拳世
得其剃髮者妄也李直長親聞其言而說與持世
云蓋沙溪雖親登栗谷之門嚴不敢請問入山
時事只聞世俗流傳而以為信然金鄭二公皆
與栗谷交友目擊其狀而言之二公皆非妄言

者其言可信矣夫栗谷業已入山則其落髮與否只是粗迹有不足辨然世傳之非實則金鄭二公之言足以為證矣

白香山年十八病中有詩曰久為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此豈未弱冠人所道語然樂天壽貴兼至年近八秩而終亦未可知也且此是樂天少作而宛然長慶風調乃知文章韻趣本出於天得未嘗有老少之異也

溫庭筠渭上題詩有曰呂公榮達子陵歸萬古烟波遶釣磯橋上一通名利迹至今江鳥背人飛

我朝金悅卿詠渭川垂釣圖曰風雨蕭蕭拂釣磯渭川魚鳥亦忘機如何老作鷹揚將空使夷齊餓采薇二詩俊爽頗相類然溫詩直以名利譏太公殊無意致悅卿之詩用意深遠有關世教識者自能辨之世謂古今人不相及真影響語耳

昔歲余在隱約守申夜有詩結句曰任爾三彭饒赤舌此心元自有天知今日偶觀唐萬首絶句程紫霄詩曰玉皇已自知行止任汝三彭說是非詩人暗合往往有如是者恐觀者或謂余詩

使此語漫爲志之

漢高士韓康字伯休賣藥不二價陳簡齋詩曰賣藥韓康伯乃合其姓名與字而用之也似可援例

古人尚質其稱號甚簡樸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制也自後漸就彌文然衰周以來如鬼谷子東園公角里先生河上公之屬乃是一時人相指稱耳未必其自號也陶弘景自稱華陽隱居允書疏來往不用姓名後人之以別號代名字盖昉於此唐人重行第雖官位穹顯必兼稱第幾若太白之青蓮子美之杜陵亦詩語中偶

舉之非其常所自稱也唯王無功之東皐子陸魯望之天隨子之類頗同陶隱居宋人始盛用號南渡以後無人無號至於近代則雖武弁商客下至厮役之賤無不有號其猥雜極矣王元美同輩諸公事事尚古雖各有號至於書牘詩章例稱字而不用號頗覺古雅然宅入用號自如也我東别號之雜近來尤甚余甚厭之嘗欲效元美諸人所為而牽帥俗例尚爾因循偶看陶華陽事漫志之

詩家最忌剽窃而古人亦多犯之自唐以下不足

言如左太冲詠史詩有曰臨組不肯紲對珪寧
肯分謝靈運述祖德詩全用其語設令後人用
之亦必略加點化而乃如是殊未可曉也
劉琨贈盧諶詩曰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一事
分作二句重複不成語可笑不有百鍊繞指一
結何以入選
余從華人朱佐問中國試士取人之制朱言凡民
之俊秀者已冠為儒生未冠為童生許應生員
試初場縣令主試試四書義二入格者許赴府
試知府主之試書義二經義一入格者許赴提

學道試入格者覆試一塲以定批首是為生員
始着儒冠衣闌衫穿皂靴被紅挿花是後始不
跪人矣鄉試亦有初試唯生員許赴初塲縣二
塲府三塲道皆試書二經一入格者謂之科舉
秀才許赴鄉試初塲書義三經義四次塲表論
判五三塲策問五入格者許赴會試試格皆同
鄉試中式者赴殿試策一道耳鄉試初試批首
至五名許補廩餼生員一邑二十四員歲食廩
膳銀十二两限二十年不中舉人則依次歲貢
一員是為鄉貢進士其或遇慶事則考選各道

邑廩生一場四義入格者稱爲選貢一名恩貢
比歲貢爲勝矣監生者納銀者也儒童納監銀
五百生員三百增廣生員二百廩生一百是爲
太學生許赴京畿鄉試京畿人材之盛不如南
方得擧差易故以是爲利耳貢士亦許赴京畿
鄉試擧人不中會試則許出仕大抵擧人官可
至六卿選貢可至布政歲貢監生則可至知府
云朱言中國科場以經書義爲主故業擧者亦
專治之擧子習業製義多至數千篇朱亦自製
二千餘篇云

乙亥秋備邊司請禁中外關節至丙子夏因金時
讓劄子申明前禁至有犯者論死之 命自是
士夫間不敢輒通請囑之書矯枉過直雖尋常
書問亦多停廢論者頗有因噎之歎然余曾看
古類書云宋書府集書帖多是吊喪問疾此蓋
魏晉間國禁書疏非吊喪問疾則不得輒行尺
牘故王羲之書首云死罪違令故也以此觀之
書疏之禁其來也久矣

立言難於得中以韓昌黎之文學猶未免有失況
其下者乎昌黎喜稱揚雄其與馮宿書曰桓譚

以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強而已乎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夫老子雖異端要非子雲所可及周易成於四聖人子雲擬之作太玄君子猶以為僭況可勝之乎侯芭之言極無謂退之猶有取焉信乎知言之難也

井蛙疑海夏虫疑氷所見之局也然世之君子每聞物理事變稍涉異常者輒斥之不信曰世豈有此理不知天地大矣無物不有今以已見所未達而一切誣之為無何其陋也昔魏文帝作

典論初謂無火浣布後知其誤刋正之以魏文
之博學猶有此誤況後人乎聖人之欲多聞而
貴傳疑其以是夫
崇禎丙子歲登萊監軍黃孫茂奉 勑來我黃是
江西建昌人壬戌進士為人嗜酒疎闊頗 勑
日屢失禮而不自知沿途作詩不解平仄不知
押韻到 王京有詩三首進于 殿下其一曰
御命來至 鮮王宮秋雨淋淋降江皐坐日
晴光已盡接片雲騰踊忽驟風涼氣蕭瑟色少
碧臺上花枝半謝紅莫怨風雨濕征衣放詁

君王雨露中其二曰今年今夕是重陽此地此
情倍感傷宴上盡歡幾吹帽金花簪上喜正冠
階前黃菊半開放登樓遠眺玉山寒東邊烽烟
無消息強把茱萸醉霞觴其三曰蹔之來借信宿
恍惚若經年留連繁華色眺望佳山川尚方半
月祿倍勝萬頃田愛客意無窮臨別殊憮然首
末二章雖拙惡猶自押韻二章雜用陽寒韻誠
可異也黃公進士出身官位通顯而作詩如此
中華文明安在哉令人慨然然近歲華使來者
黷貨無饜食而黃頗廉其長處亦不可掩也

古人詩騷多以婦人美惡比擬於君子小人如嫫母黃帝之妃無鹽齊王之后皆有賢德而特以貌醜故並蒙詆訕蓋婦人以貌為重故舉色而不舉德耳然孟光之賢未必過嫫母無鹽而又以醜名乃獨為詞人所稱道醜婦亦有幸不幸耶可笑偶讀李白嫫母衣錦西施負薪語謾記之

邵子觀物外篇曰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至哉言也此與中庸道不可須臾離戒慎恐懼之義相符

史記屈原傳曰濯淖汚泥之中世人以淖為泥淖之義謂自濯於淖汚泥之中余嘗疑古人造語不應如是而淖字訓義未能檢出偶看淮南子泰族訓曰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汚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於是乃知淖卽潔清之義所謂濯淖者洗濯而自令潔清也又思之古文以治汙為汙治亂為亂淖字或如是蓋治淖而使不淖之義也

余少治文詞今已白首粗識蹊徑而遽以老病廢業豈天意欲局其地而不使更進耶生平著述

盡失於江都之難意謂無復遺者幸而復得之所軼財十之一耳嘗妄自評隲曰詞賦學騷選者六七篇當與麗朝李文順焉行蓋文順筆力可畏而典則或不足耳古文合作者數十篇進之中國則不敢廁諸東選亦不屑惟詩本晩學而亡亦不能勝學其所自信者氣能充體語能暢意終不失步於小家數中未知後人題品處我於國朝何等諸公間也昔趙營平自陳戰勝方略君子不以為非況文章小技豈以自述為嫌欲使後來子姓知其源委聊復云爾觀者幸

毋見罪

孔安國尚書序右、為隷古定之語解者不明人多未曉蓋隷者隷書古者科斗古文也孔壁書是科斗字故今以隷書寫古文而兼存隷古兩體以定其文猶後世真草千字之體也淺見如是謾錄之

南止亭文名重一世而詩不甚工 濯纓改葬挽長篇人所盛稱然累語甚多如曰文章漢西京人物宋豐熙熙寧元豐謂之熙豐倒熙豐為豐熙已極無謂況宋朝人物惟稱慶曆元祐熙豐之際滿朝皆安石之黨耳故元祐間有熙豐舊人

之目熙豊人物之云何其謬甚也濯纓有知必以見詆爲恨余不得不辨

大提學有主文硯遞相傳授以擬禪家衣鉢按魚叔權稗官雜記玉堂舊有大石硏常藏于藏書閣每値大提學入玉堂科次諸學士課作則出而用之而已及南止亭袞主文別作一大硯如玉堂所藏者而置諸家及遞文衡傳于李容齋荇其後歷數公而硯猶留容齋家及鄭湖陰爲大提學容齋已卒夫人尚亡恙以硯送于湖陰曰此容齋意也自是例傳于主文者壬辰兵燹

之後漢陰李公購得之傳至李爾瞻瞻敗硯亦失
人謂此硯流傳百許年一經爾瞻之醜而遂不
全此實斯文一厄會吾玄軒申公既典文用安
東烏肝石琢造如故緣由玄軒而傳之北渚金
公故事每文衡交任傳硯之際必有唱酬詩什
遂成文苑美事崇禎戊辰北渚解文柄余以晩
進越次為其代北渚不肯傳硯于余而送于玉
堂堂吏來納焉聞者頗以為異余被譴出牧羅
州鄭愚伏經世代余典文明年余還朝愚伏以
疾辭遞辛未夏余復為其代時愚伏已南歸設

前後皆不得擧傳硯唱酬故事及癸酉余疾甚辭文衡得 允而完城崔公代之將送硯余力疾占一律以贈曰空門衣鉢有宗風藝苑相傳事亦同妙手各拈銀不律文心聊託石虛中齊盟再主慙前輩巧匠傍觀笑拙工從此騷壇倍精彩朔方旗鼓得元戎完城和章經亂失稿可惜也已

天地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寅會中開物以前二萬七千年戌會中閉物以後一萬六千二百年合爲四萬三千二百年其間人物生息者纔

有八萬六千四百年耳
唐堯起於巳會之末歷一百四十年而至夏禹八年甲子始入午會歷三千八百四十年爲天啓甲子午會未盡者尚有六千九百餘歲

谿谷漫筆卷之二

漫筆自叙

人不可無所用心亦不能無所用心謂博弈猶賢乎已此夫子警夫惰游者然亦有有為不如無為者顧人自不能爾余自幼鄙拙無它技惟以讀書著文為本業則平居捨是宜無所用其心也數年來有幽憂之病杜門謝事沉淹於藥餌砭焫之中于斯時也唯當棲心澹泊塞兊葆光庶幾不悖於養性衛生之經矣習氣所薰不得頓除雖未嘗覃思結撰伏枕呻吟之暇時時拈筆草小說瑣聞綴有一二發明者餘食贅行道聽塗說皆歸於德之

棄矣此亦不可已者耶雖謂之枉用其心可也業
已爲之不忍棄捐遂錄爲一通回自志其過乙亥
正陽之月谿谷病夫題

